皇清經解續編

698
40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七　南菁書院

經傳小記　寶應劉台拱端臨著

周易知至至之可與存義也

案至與終似相近然至以心言見一步進一步則德日新終以事言凡事見到極處便行到極處事事合宜則業富有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　案上進似爲邪下退似離羣爲邪離羣蓋互文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　案陰闇也猶冥冥也騭古陟字釋詁云騭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騭下者猶言騭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

常陟降之爲之相助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郅梁益之間曰徯隲郅格徯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此以意改之不足爲據說者因卽訓隲爲定非也

庸庸祗祗威威　案庸庸勞也言勤德也祗祗敬也威威畏也言畏刑也

天畏棐忱　案天畏天威也棐匪音義同匪忱猶難忱也

乃由裕民　案由猷音義同

丕則敏德　案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厥攸灼　案攸如左傳鬱攸從之之攸杜預云鬱攸火氣也

詩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案泲禰干言疑皆所嫁之國地名設言我將出宿飲餞于此以適衛而問我諸姑伯姊不亦可乎皆所謀于諸姬之詞也

商之孫子　案商之孫子與文王孫子應殷士與周之士應

無遏爾躬　案言無令文王所受之命至爾身而絕

有虞殷自天　案殷中也凡有虞度勿敢自用而必折其中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將於何取正哉惟文王之聖與天同德則文王之事一天事也事事以文王爲法則有以上合天心而義問乎乎萬國矣

于豆于登　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從豆登之字

從肉從又今考此經及爾雅作登儀禮作鐙說文有𡈽字登
卽鐙𡈽之古字𡈽或作登甑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居正
特臆改耳

靡神不宗　案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氏讀宗爲
禜今據此靡神不宗與蟲宮等字爲韻則不必改爲禜矣宮
卽謂王宮祭日之類周禮所謂壇壝宮也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案王往古通用成謂官成也言汝當往
釐爾在官之成法而又時來謀度也

嗟嗟保介　案呼保介而問之謂今將何求乎將如何新畬
乎此王來咨度之詞也言麥秋將至矣庶幾上帝終賜我以
豐年乎此答何求之問也命眾人具田器以從事此答如何

新畬之問也

十千維耦　案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耦謂萬夫
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公田故爲地三
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竝私田計之爲九萬畝
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甫田之十千
不及此十分之一

周禮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　案都鄙亦有官府所以治之
者亦猶王朝之八法也但施於都鄙則曰法則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案師卽禮經所謂先生
鄭氏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
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卽禮經所謂君子鄭氏注云有

大德行不仕者是也

春官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特

爲一條此則類敘於祭祀之後葢王賜卿大夫士爵亦於祭

時如諸侯爵其臣之禮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案王應電鄭鍔仍從

先鄭讀祭字絕句愚謂未安疑祭字衍上下文或云帥有司

或云及執事此云與有司將事于四望語勢一例與讀如本

字

則眡高作龜　案先鄭以鑿之爲作後鄭以灼之爲作華氏掌

其燋契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後鄭易之云楚焠即契

所用灼龜也詩爰契我龜箋亦云契灼其龜而卜之皆不取

鑿龜之義

夏官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案簡猶閱也稽讀如擁鐸拱

稽之稽鄉民制鄉以處民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案均守即土均職所謂均地守也平則

所謂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

案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

者生無爵死無謚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案量人巾車

二職皆不見張侯之事然則經文所不著者多矣舉一反三

乃可與道古

詔相其法事　案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案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

夾弓庾弓　案庾攷工記作臾釋文音庾則此當如字讀矣乃釋文於此云師儒相傳讀庚未詳其故

從授兵甲之儀　案授兵之儀司兵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案弓弩矢箙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爲三等以給其直且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技藝之等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案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

秋官司寇王巡守殷國　案據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似殷國不當作殷同解

及郊勞眡館　案諸公相爲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歟

三揖三辭注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

案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

也

饗食還圭如將幣　案饗食還圭不得如將幣之儀賈疏亦頗幹旋之究未安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　案此侯國之禮

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注有司羣吏也二者皆得言屬羣吏卽屬吏也士屬官也府史胥徒屬吏也

此注與特牲注所指不殊疏混屬官屬吏爲一

注滕辟名簡爲頍　案簡各本誤作蔪釋文亦誤　釋名云簡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幎飾形貌也字从竹亦从巾作幗滕辟在漢爲魯之南境

劉熙以頍爲魯語與鄭合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案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攷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鄉

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据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　案凡言拜者皆再拜也此篇言

拜者下篇皆云再拜可證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案賓之下有介介之下而後有衆賓故衆賓之席東不與賓屬南不與介屬所以兼申賓介之尊也若鄉射無介賓之下卽爲衆賓故其席得繼賓而西無嫌故也

衆賓序升卽席　案此時卽席皆立於席上不坐

凡舉爵三作而不徙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　案遵者有無不定鄭竝獻大夫以解三作殆非也

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　案尊不於房戶間者亦以序故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案鄉飲酒禮云有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對不去加席據此則此條不去加席爲無諸公之禮矣然下記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文只如介禮與記文不合

鄉飲酒但云大夫如介禮然則雖無諸公亦如介禮可知

坐橫弓注橫弓者南踣弓也　案此解上射下射之橫弓皆南踣也弓有上下橫之則如人之踣上射東面覆左手橫弓則弓之上端嚮右是南踣之下射西面卻左手橫弓則弓之上端嚮左亦是南踣之也所以橫弓者爲取矢也既竝矢於弭則仍豎執之葢矢在楅上北括上射東面故覆弓取矢豎而執之則羽亦嚮右手自下順之便下射西面故仰弓取矢豎而執之則羽亦嚮下右手自下順之亦便也（取矢皆北面則違經矣　放氏解此條誤甚謂上射下射

燕禮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　案初奠觚爲辭降也再奠爲盥也主人既盥之後然後取觚於篚故無此兩番奠

大射儀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　案前已戒此又戒則宿戒也宿戒使宰夫爲主人故也獨戒宰及司馬兩官者宰者百官之長而射者司馬之屬戒宰及司馬則餘官舉在其中矣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　案射人宿視滌樂人宿縣皆射前一日也然則量侯道與張侯設乏亦皆在射前一日不待言矣鄭注所云非是

建鼓在阼階西　案下兩言一建鼓者承上言之猶云又一建鼓也鼓無異名故其文如此少牢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

一宗人奉簞巾文法與此正同

一建鼓在其南　案此一建鼓雖在縣南然中間尚有隙地不相屬是以士旅食之尊在鑄南而樂工初降階立於鼓北即在此縣鼓之間矣

升酌散以降　散云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　案鄭於下文乃解散字則此爲酌膳之誤明矣

滕薨者皆退反位注反門右北面位　案嫌是洗南之位故明之

聘禮庭實　案享之庭實不見其數疑無常數

士喪禮朋友遂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注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遂也　案鄭知此哭不踊之文據主人者下

文小斂後朋友親戚西階東北面哭踊三彼小斂後尚踊今初死之時反不踊於義不可故知此哭不踊據主人言之以下文小斂後亦云主人不踊也此不言朋友哭者文不具賈氏謂朋友與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故朋友亦不哭非也

賓賵亦不踊注云既啟之後與在室同

皆饌于東方注饌於東坫之南疏饌於東方堂上坫南非堂下也　案設盥盥在東堂下而乃云西方盥如東方然則東方卽東堂下也又下文東方之饌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

有大夫則告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案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

主人拜送　案此蓋拜送於外門外也於主人之送賓也衆主人皆復外位矣故云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　案執豆者既錯卽立於豆北南面待巾乃出也餘人先出立戶西以待

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　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涖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

既夕凩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案敖氏以此爲祖奠之饌而遷祖之奠別用脯醢醴酒夫凩興陳之日側乃奠之其不可一也二廟者朝禰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爲尊卑之差如敖氏之說則朝禰之奠尚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

醴酒其不可二也

若無器則梧受之　案梧詞通

四籩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

前輅　案凡奠皆饌於東堂下卽上文遷祖之奠亦然至祖

奠乃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者以東堂下已陳明器不容雜

厠其間故也鄭知此籩豆醴酒亦當在主人之南當前輅者

以昨日所陳明器仍當於東堂下故處陳之卽下文云陳器

是也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祖奠經記皆不

詳其物言巾之則非一籩一豆可知

特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注士之屬吏也　案鄭注士冠禮有

司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此

云屬吏與士冠禮注云羣吏一也士冠禮疏以羣吏爲府史

胥徒而以屬吏爲君命之士及此疏以屬吏爲隸子弟皆非

也又士冠禮贊冠者注云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主人之

贊者注云其屬中士若下士又士昏禮使者注云夫家之屬

若羣吏彼言屬者乃謂屬官與此屬吏不同故與羣吏爲二

也

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蒙如初者以賓在而宗

人祝不在　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

西蓋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

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

少牢饋食禮宿　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有宿尸而無宿諸
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宿戒尸與筮尸皆在
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例
當俎北端　案當俎北端當豕俎之北也
佐食受　案單言佐食亦謂上佐食也上佐食先在尸右自是
以後在尸左
賓長羞牢肝用俎　案此俎不奠尸既受肝則賓長縮執肝以
降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　案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
尸也
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案賓中亦有同姓如季孫飲大

夫酒臧孫爲客
[illegible]俎西枋　案西枋謂之縮俎凡橫縮於俎者視此
肩三嚌肺一載于一俎注降於侑羊體而增豕肩三　案侑俎
亦有肩三而注云增未詳豈上文肩三兩字誤衍歟
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　案祭肺一手祭之嚌肺則兩
手祭之故祭肺者左執爵而祭嚌肺者必奠爵也
司馬橫執羊俎以升　案此云橫執然則凡正俎皆橫執也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南于西階西南　案凡西階西未
有不少南於階者然則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繁
省無他義也唯主人立於洗東北西面嫌太東宜詳其意
衆賓長升拜受爵　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衆賓衆兄弟皆拜

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　特牲賓兄弟亦皆拜

下飲　案下飲者亦之其位與下文互言之耳疏謂飲於西階下非也

賓長獻于尸　案上篇養云賓長二人故此次上賓者亦稱賓長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案禮者道德之品節仁義之等殺循禮則斯四者無過不及之偏成猶裁成之意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案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備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正義曰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謂遠聘異國　案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

食饗不爲槩　案祭品當有定制食饗專言賓客故不爲槩

負劒辟咡詔之　案史記王負劒索隱云古者帶劒上長拔之不出室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負劒

由闑右　案疏謂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東朱子謂古人常掩左扉君出入皆由右邊門中皆定論由闑右者傍闑之右而行不敢當尊也不由闑西所不待言

奉席如橋衡　案莊子其名爲槔本又作橋鄭氏桔槔之解本此今以橋梁之橋擬席已爲不倫且橋梁高下亦無定質士昏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注云橋所以庋笄其制未聞據經曰奠于席則橋蓋設于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

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橫鄭注謂是并上桔槔遠而不切

客踐席乃坐　案乃坐字屬上客從主人之辭而遂坐也下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文略同

鄉長者而屨跪而納屨朱子曰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不敢背耳　案此辨極是但不當有出戶字既云屨不上于堂則長者坐堂上可知所以必向長者以其見之也若在室則屨當在戶外矣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案言兄弟則兄弟之子可知若父子本不同席不待言也故下文類及之

鄉與客並然後受　案上言尊卑不必皆敵者也然既以遺言則其爲尊卑也微若大夫士以賓主相授受禮當與敵者同

也聘問以君命臨之故異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案禮經簡奧記者恐人不曉故特引而釋之張子以爲父主於尊嚴故不抱失其旨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非所失禮也

則載貔貅　案貔貅亦載其皮不言皮蒙上文也猶鳴鳶飛鴻蒙上文

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案急堅也繕持也怒勇氣也氣輕發則易竭故堅持之進退有度即此意也　數句似引古兵書中語以武虎怒度爲韻前朱鳥三句亦見吳子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案諱王

父母者諱王父母之所諱也子與父同諱王父母之諱父母亦諱之逮事父母故亦從而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但諱父母之諱而已且禮不下庶人未有記禮而專爲庶人設者鄭氏之說誤矣

取貳綏跪乘　案乘謂登車也君登車有物履之若石几之類僕則跪而登之車輿去地四尺　又按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正義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車不行也此疏言跪而驅令馬行得五步止而倚立是自相矛盾也御車當無跪法

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案予小子自稱之詞生名之死亦名之史策記事之例春秋書王子猛卒是也小子王不見於經晉小子侯哀侯子桓三年春哀侯見獲而死七年冬乃見小子侯不得以爲未除喪之證以其幼小而謂之小子侯亦非僭號也

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案子亦人稱之與公侯同自稱於他國亦曰孤不惟本國臣民也疏誤

檀弓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　案王肅以極字絕句亡作忘當從之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

舉者出戶出戶祖　案舉者出卽謂舉尸出戶也又云尸出戶於文爲複當以舉者出戶爲句下出戶字向下讀謂主人出戶也戶字不必改

公輸若方小　案若疑卽般之字

雖微晉而已　案諸解俱未妥於文當曰雖欲伐者不獨晉而已而天下其孰能當之者乎

王制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案鄭注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分明疏義別爲立數竊所未詳陳氏正疏義之誤得之然其說謂里與畝同法則亦未然蓋田之縱橫皆少古者十分之一而里則但以直計之爲少十分之二耳

月令五者備當　案陳氏解五者用鄭注愚謂全具一也肥瘠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

其器閎以奄　案奄有覆蓋者

文王世子不敢有加焉　案爲人子止於孝至善之謂也不可以有加過猶不及也

禮運出遊於觀之上　案言出遊則魯宗廟在雉門之內可知矣

而有志焉　案志謂識記之書如夏時坤乾之類石渠王氏云云案風俗升降聖人無如何此非老氏所能誣亦非儒者所能諱但異端之見以禮爲不必設孔子之言以禮爲不可廢此其立言之旨固殊矣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　案以知爲賢故謀作以勇爲賢故兵起

衆以爲殃　案衆謂衆庶也不由禮則在執者黜退而衆庶則

有刑禍及之也

皆從其初　案此節接皆從其朝之下文勢方順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案麻絲當作絲麻與皮協韻

腥其俎　案以上上古

孰其殽　案以下中古

然後退而合亨　案以下今世之禮

故人皆受其死而患其生　案鄭注云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

不愛死患生也如鄭此說則愛是愛重之意不苟死亦不幸

生其達於禮也深矣疏解愛爲貪愛似非注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案

承上以正用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承上愛

其死而患其生

郊特牲不能則辭以疾　案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長大

不容不能惟可以疾辭注疏謂與男子初生未能相似謬矣

周之始郊日以至　案周初郊祭以冬至之日後乃用辛日以

卜大司樂冬至日禮天神于地上之圜丘猶不用辛也

內則穜　案說文糦早取穀也从米早取與鄭注生穫之義一

也陸農師以爲早熟穀則非也今文作麥食亦有不待熟而

收者

湆烝　湆烝湆毋一物也以黍稻異名炮一物也或豚或牂所施

異耳今鄭氏以湆烝湆毋炮豚炮牂爲八珍之四若然則擣

珍與烝二者之內皆含牛羊麋鹿麕卽又當爲五物而鄭氏數擣珍爲一物烝爲一物斯豈非自亂其例乎由此言之鄭氏八珍之目殆不可爲典要

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案三日上屬爲句言設弧帨三日乃收之也始負子男射女否言負子之時男子有射女則否此皆言男女之異也

三日卜士負之　案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是三日始卜猶未行負子之禮也如此解則與下文凡接子擇日不相抵梧矣

夫入門　案鄭氏以入門爲入側室之門然此有阼有房恐非側室且冢子傳重而反於側室見之亦似未安

姆先相曰正義以姆先相爲句　案文當於先字句絕

遂左還授師子注以左還授師爲句　案文當授師子爲句

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　案妻以子見於父謂冢子也其餘適子庶子則先見其母而後見其子何以明之冢子未食而見則母子俱見而後夫婦同牢而食也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則先見其母而後食食焉而後見其子也此其時之先後不同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謂子見父也又云子生二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者謂妾見君也此其地之內外不同也公庶子生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公之庶子不與母俱見則大夫士之子從可知矣說者疑妾亦以子見父而外寢內寢抵梧不合不得迂迴穿鑿從爲之辭斯不詳之甚也

玉藻鹿幦豹犆　案兩鹿幦豹犆疑有一誤若謂齊車朝車同

又何必別言之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案在位者逐日趨朝常事耳不得行宿齊戒居外寢沐浴之禮此豈謂致仕之大夫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案此食謂食羞也飯即上文先飯也此與上文異者但不嘗羞耳先飯及飲則同也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案下文弟子縞帶縞不必定是凶服季康子朝服以縞雖是變禮然如縞是凶服亦豈肯用爲朝服乎漢人推論古事頗有不可盡據者

而素帶終辟　案而字乃君字之誤士冠禮疏引作君益唐人如此讀

右徵角左宮羽　案言玉聲之洪纖清濁與聲律相中左言徵角右言宮羽取協韻爾不必定有意義也

此孝子之疏節也　案親老則不當一日離於側今但不易方不過時而已親病則色憂行不能正履今但色容不盛而已此二者皆疏略之節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案此亦不變舅姑之稱

爲慈母後者　案爲妾母後者賀瑒曰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愚謂今世爲人後者不必皆大宗而輕降其父母之服甚無謂也當準此

例雖爲後不降本生庶合禮意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案父不主庶子之喪卽位可也而鄭氏以爲祖不厭孫

則其孫自主之矣故以杖卽位可也

云者非其義也

大傳別之以禮義　案此句亦旁治昆弟事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案人道指下文親親尊

尊長長男女有別

綴之以食　案上文合族以食讀如字此不當異大宗伯引此

文陸亦依字讀

名曰重　案特重之義出於此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案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

外祖父母無服傳云絕族無移服親者屬蓋喪服傳引古傳

文而釋其義以爲爲出母言之也鄭於此處卻不用此爲釋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注有之有跪者也謂授受於尊者而

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案鄭說是而孔疏釋之未當

古者性字只是生字直當也謂生而短小跪而後相當則有

跪者也

取俎進俎不坐　案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是進豆法也鄭注取

以釋此與下文取祭反之不坐義不同取俎徹俎也進俎設

俎也

刀卻刃授穎　案警枕之穎音扃上聲刀鐶之穎音營上聲二

字竝从禾而集韻誤从木類篇因收入木部非也釋文及開

成石經竝从禾而正義釋此字尤明

飲酒者禮者醮者　案飲酒也禮也醮也凡三事

學記比年入學　案比年王制學記陸竝不音聘義音必履反

後人讀毗志反者非

中年考校　案中一以上陸氏無音中月而禫讀如字此中年

音丁仲反徐仙民讀也當從陸讀如字爲是

待其從容　案從容讀如朱子以爲鐘之餘聲也

樂記聲相應　案謂有音韻相協

變成方謂之音　案後代樂府歌行不可播之八音者非無清

濁高下之變以不成方故也成方卽下文所謂成文

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　案堯

舜三代各有當代之禮樂所謂殊事異文者也然事殊而同

歸於敬文異而同歸於愛蓋禮樂之情主於敬愛故歷代明

王相沿而不改特禮以時制故其事殊樂由功作故其文異

耳名謂樂名

莊敬恭順　案順字正義解爲敬愼順疑愼字之誤古順愼通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案漢志連上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

以下竝引之據此足知皇氏所分十一篇未必盡劉向之舊

然後心術形焉　案心術謂思憂康樂之等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案廣讀如號以立橫

之橫賁讀如虎賁之賁鄭注下虎賁云賁憤怒也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案此一

節當在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之上因上文亦有此之謂也而致錯簡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孔子凡五問前三節皆舞之始事後二節皆舞之終事下云武亂皆坐則知坐在舞之終也淫者如水之浸淫樂之餘聲所及也荒如耄荒之荒若非失傳則武王末年之志耄荒矣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案古音讀右聲如以此二句以右子爲韻王肅之讀勝於鄭矣

喪大記大夫世婦卒于適寢　案大夫之妻降於夫人故稱世婦世婦非國君次婦之專稱也三夫人謂之夫人諸侯之妻亦謂之夫人其義同也

祭義孝子之祭可知也　案可知謂見於外者如言喜可知也而忘本也　案而字衍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　案置與植同

坊記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　案三句爲一篇之綱

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　案已下二章言命以坊欲

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之貌也　案慊之訓本爲不足而反之即爲快足此義之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者也方氏說與鄭正相反鄭注得之

盜爲茶毒　案此盜字當用戴東原說訓爲乃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　案已下三十章

言禮以坊德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案畜與孝聲相近祭統曰孝者畜也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鄭注訓爲孝本此此引詩以證先死後生之義與文二年左傳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語意略相似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案已下六章言刑以防淫

經傳小記續

詩顧言則嚏釋文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渚吏反或竹季反

案諸音皆同只存一音足矣不必備列陸氏採摭眾家不加研核往往有此

周禮春官大祝禰祀社稷禱祠　案禰當讀如小祝禰災兵之禰

儀禮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變拜言禮者容祀也張爾岐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日實在東故言拜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而已故云容祀　案容字之誤張氏曲爲之說

特牲饋食禮詩懷之實于左柢　案此謂由懷而納之于左柢主人備答拜焉　案下文尸備答拜焉文法同似不必如注義少牢饋食禮脊脅肩肺在上張爾岐曰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肩字卽胃字之誤　案脊脅肺肩皆當授尸故在上腊

俎亦云肩[illegible]正脊以脅獨舉肩故也張說誤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

張爾岐曰吳氏云授尸下有尸受祭肺四字據疏文則賈作疏時經文尚有尸受祭肺四字故吳云然　案經文若有此四字注不必爲重言上佐食作解矣吳本不足據

佐食祭酒卒僎拜　案敖云衍拜字非也禮坐卒僎者拜既僎此文上有坐受僎則卒僎者當拜

禮記曲禮言不惰　案惰當從姚氏讀如字姚氏曰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惰也是也訓不及他事非訓惰訛不正之言尤非

有憂者側席而坐陳氏曰一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案有憂不接賓客情也偏設之非情也論語席不正不坐

有喪者專席而坐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案賓主禮原無同坐之法卽羣居亦有長者異席之文不必盡與人共坐也訓專爲單近是

乘必以几　案士昏禮婦乘以几注云尚安舒也賈疏曰謂登車時也几所以安體若尸乘以几之類又記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注云持几者重愼之疏曰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后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以言今人用臺亦此類案賈說是也孔疏謂几在式上非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案焚埋無異義各因其質耳舊說迁吕氏分陰陽亦迁

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　案七須是也疏曰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是孔氏讀爲趨

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案采地以外稱之曰公其國之臣民稱之曰君非自稱也下放此疏誤

檀弓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案宿者留也若作越宿解非少儀不疑在躬　案在躬與下文衣服在躬語同當取彼爲解注疏說非是

言語之美注美當讀爲儀字之誤也　案古者書儀但爲義訛作美故云字誤

尊壺者面其鼻　案左傳樽以魯壺尊壺猶言設壺正義尊與壺恐非禮器盛於盆尊於瓶盛與尊對言義益顯

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　案陳氏疑寢後無北牖是也而以屋漏爲牖陋哉言乎鄭注牖或爲墉陸釋牖舊音容當從之

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　案賈公彥曰燕寢下室也朱子曰寢之後有下室是也詳陳氏之說若有兩下室恐非

緇衣尹吉注吉當爲告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　案尹告亦尚書篇名之不見於序者

多志質而親之　案親之猶言熟之復之

兒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案鄭注純或爲煩今當從之言爵無與惡德之人民將立以爲正言倣效之也引之以明無恆之人不可居民上又言事煩之時以臨祭祀是謂之不敬蓋敬者主一之

謂事煩者其心必亂不主於一以之事神不亦難乎引之以明無恆之人不可交神明　東晉古文出一變而爲明白簡淨古書所引用與今書異者或反疑其有脫文衍字而不復致詳是可惜也

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芧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　案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謂之倚廬既虞之後乃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至練後不居舊廬還于廬處爲屋壘墼爲之不塗墼所謂堊室也堊室兩下爲屋廬偏加東壁非兩下

三年問因以飾羣　案羣字句絕解見孔疏陳說似以羣字連下讀者而下注又有飾羣字未詳陳氏意何居也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案會音增論語會是以爲孝乎會謂泰山陸竝音增集註不音嶒同陸也今讀層非

投壺揖賓就筵　案注疏皆以此就筵爲就投壺之筵愚謂反位者反其拜位就筵者就其坐筵耳待司射告矢具請拾投之時乃得就投壺之筵

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案三焉字皆當下屬焉語辭猶於是也

爾雅釋詁昄大也釋文昄孫郭方滿反字林方但方旦二反

案方但反音板方旦反音半蓋古人寒桓不分今言翻切者

目此等爲寄韻

怡樂也疏小雅節南山云既夷既懌怡夷音義同　案古脂之二韻不相通郝說非郭注云見詩當更改之

罄盡也釋文罄本或作憼字廣雅云憼劇也　案劇與殙同子虛賦徼殙受詘郭璞注云殙疲極也與此註厭極義合

亟疾也釋文亟欺冀反　案此志韻字而用至韻冀字爲切

敕勞也釋文本又作勩　案敕勩通考工記或勩力以長地財釋言淩慄也釋文案郭注意當作悋埤蒼云悋慄也　案集韻悋字解云怖也當以从心爲是郝疏亦引埤蒼悋誤捘

勑附也釋文樊本作坊作坿　案坊坿別一義非水中簙筏

賑富也注謂隱賑富有　案隱殷通用詩殷其靁是也

跋躐也釋文跋蒲末反郭音貝又補葛反　案狼狽卽狼跋也補葛反借曷韻葛字爲切

薆跲也釋文薆竹利反又得異反又竹季反　案三音皆同只存一音足矣陸氏採摭眾家不加研核往往有此

煽熾也釋文熾昌至反　案昌至亦借切

銕鉄也釋文鉄音抶　案廣韻音秩

跸刖也釋文跸扶味反又枝迷反　案枝迷反未詳集韻無此音

釋訓斤斤察也釋文斤斤樊居觀反舍人云斤斤物精詳之察

案疏引舍人注精誤情觀乃震韻字借切

洸洸武也釋文洸洸女皇反舍人本作儇音同　案此字止有
光汪二音毛詩釋文可互證此作女皇反疑誤
怲怲愛也注未詳釋文郭徒啟反與愷悌音同　案注疏本作
怲如郭讀當從氐
釋丘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　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
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
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
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即州黎之丘也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道遠日益云汪容甫曰此與上下文不
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
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

入　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即言字之誤
巷遊而鄉居者乎　案朱本作鄉飲
曾子制言中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　案其功守之義五
字本是注文蒙上以解義字而誤作正文
曾子制言下恭者不入　案此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
曾子天圓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案此字屬下句衞將軍文
子篇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知也
唯人爲倮匈而生也盧刻作而後生也　案朱本無後字當從
之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案宗當作定出
注

韓詩外傳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　案尚書大傳鄭氏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又云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亦皆和之也

非翟黃則魏成子　案魏成子說苑作季成子又一條作君母弟公孫季成然則稱季成子爲近是

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　案說苑作季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

翟黃逡巡再拜　案說苑作翟黃迮然而慙

立卽言義坐卽言仁　案說苑作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說苑君道篇寡人地狹人寡　案人當作民

齊人削取八城　案盧學士校改作取薊八城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案不乘勢三字衍

北面拘指　案淮南脩務訓弟子句指而受拘指卽句指

臣術篇趙簡子　案盧學士云宋元本楚府本竝作簡主

臣聞古之賢臣　案晏子春秋作賢君

若夫弊車駑馬以朝王者非臣之罪也　案王者晏子春秋作意者是也此誤

爲我浮桓子也　案桓子當作無宇

尹綽赦厥　案盧學士曰呂氏達鬱篇注作尹鐸趙厥

面訾不譽也　案譽上當從一本增面字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　案叟乃臾誤下同

建本篇伯俞有過　案盧學士曰類聚御覽俱作韓伯瑜

盲臣安敢戲其君乎　案其字因上文誤衍

吾將不休　案下文當作吾不敢休

立節篇其誰能行之哉　案韓詩外傳作其孰能與之哉當從之

貴德篇天暑遠市　案遠市倒

又將能忍吾子乎　案吾子盧據宋本作君子葢謂上文太子

爲魯君子也韓非說林上上文作其子傳此作吾子

復恩篇陶叔狐從　案孫御史曰呂氏當賞篇作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

夫勇壯彊禦　案夫字衍

豈敢忘子哉　案子乃之誤

周內史叔興　案趙敬夫曰當從呂氏作叔興

政理篇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　案問字衍

夫扱綸錯餌　案扱乃投誤

誅之則爲人主所察　案晏子春秋察作案當從之

用是者也　案也上脫是字

正諫篇所敬各異也　案五字衍

國家得微有故乎　案晏子作有事

奉使篇太子起拜受賜　案起當作迎

鳳凰于飛　案凰當作皇

今大國其命　案當作有命

至公篇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　案行葦傳敦敦貌釋文音徒端反此讀當如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屯屯卽敦敦也

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　案文當作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此並誤今據韓非子改定

指武篇若鄙心不與焉　案此句當衍

雜言篇乃知百味　案知乃和誤

脩文篇夏公如齊逆女　案此條疑出騶氏春秋

新序雜事五夫蠶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案說苑善說篇纓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益各引古語而小變其說

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　案說苑周氏之罄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

臣請鴻鵠舉矣　案韓詩外傳作臣將去君鴻鵠舉矣

釋名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　案釋智圓楞嚴經疏引釋名云

言其氣孛孛然似掃彗也

汐澤也畢氏疏人身無所謂汐者汐字蓋誤也疑當爲液　案下文釋胞膂皆有水汐之言

面漫也畢氏疏說文無漫字疑當作萬　案劉又徐曰漢書食貨志注如淳曰民盜摩漫面臣瓚曰摩錢漫面此以漫釋面之證今人以說文爲疑誤矣

湘陰郭嵩燾
長沙王　賓校

南菁書院
寶應劉台拱端臨著

國語補校

昔我先王世后稷　補音本無王字錢曾讀書敏求記據史記周本紀當有王字此本有王字是也近人有以補音本爲是者其言曰按韋解曰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下云我先王不窋韋解曰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尋韋於上釋世字於下釋王字則下稱先王而上惟云先世可知也案此說非也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也世字下屬先世二字不得連文昔我先王三字不成辭語有王字是也文王追王武卽身而王不窋未

追王然祫祫之禮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上文我先王
渾舉之詞故不釋下文我先王不窋似不窋亦稱王故疏明
之非上文先世而下文先王也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注不窋棄之
子也　案史記周本紀作去稷不務索隱曰國語曰棄稷不務
此云去稷者是太史公恐棄是后稷之名故變文云去也又
曰帝王世紀曰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案國語云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
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
吾聞夫犬戎樹惇　此文或謂樹字句絕惇字屬下其說非也
案水經注河水篇云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趙君一清曰史
記周本紀曰吾聞犬戎樹敦方輿紀要云周穆王時犬戎樹
惇居此有城在涇夏衛西周涼州刺史史涇曰樹敦賀眞二
城吐谷渾之巢穴也魏書地形志朔州神武郡領殊頹縣今
注云樹頹蓋語出戎方音之異耳據此則樹惇當是犬戎之
君名其後以人名爲地名也
瞽獻曲　補音本作瞽獻典近人謂西周以前未有以聲歌爲
曲者歌曲自是周末語作典是案韋解明云曲樂曲也作曲
當不誤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　一說夫水句土演而民用
也句水土無所演當作土無所演衍水字案水經注濟水一
榮口后門碑云川無滯越水土通演水土二字連文一說非

是

鄭伯南也　案國語作南左傳作男此文韋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是作南左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正義引鄭眾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是作男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是賈據國語改左傳又引周語云鄭伯男也是孔據左傳改國語其實南男通論語子見南子孔注舊以南子者皇疏本釋文本俱作等以爲男子者史記周本紀漢興來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子南當卽子男以子南爲氏恐非以爲邑號亦非

故未承命　江聲曰一本作故不承命

無亦擇其柔嘉　說文脽嘉善肉也柔卽脽晉語無亦晉之柔

嘉是以甘食同

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注呂之爲言膂也　案說文呂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膂篆文呂從肉從旅案此則呂膂同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　韋注基始也本釋詁然后稷之始始靖民不辭釋詁又云基謀也言始謀靖民與下文基德基禍訓始別

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　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案細大有以聲言者上章言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有以調言者此言細鈞大鈞是也有以器言者此言昭其大鳴其細是也鈞亦作均樂叶圖徵曰聖人立

五均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西京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鈞蓋古所謂均卽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爲六十調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韋注細鈞爲徵羽角大鈞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清徵清角皆是調名韋氏之意或亦爾也

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韋注隱謂鴆也　案鴆死不名隱下文云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韋注三處野朝市也案此則隱當如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之隱言不於野朝市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左傳稱晉執衛侯寘諸深室使醫酖之寘諸深室是隱之也

其次用鑽笮　段曰文選長笛賦注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鐫其次用鑽笮韋昭注爲笮而賈逵注爲鑿

行玉二十穀　段曰東雅堂韓集注云說文廿音入二十幷也國語行玉廿穀正作此字

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韋注固廢也　案注意未明鄭語云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又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韋注固陋也窮陋不識德義此云不識窮固又求自邇言不自

知其窮陋不識德義而求自近於魯國也

稍魚鼈　案說文稍讀若箾廣韻士革楚革二切又廣韻籍刺也國語曰籍魚鼈也測戟切稍籍字同擉字義同而字異補音云或作擉非是

水虞於是禁罝罷　案罝字涉上文誤衍韋注罝當作罘此後人因誤文而竄增者說文罝罷魚罟也廣韻同下文云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罝罟罝即罝字之譌補音本作網罟非

使吾無忘諗韋注諗告也　案說文諗深諫也

人其以子爲愛　此如孟子吾何愛一牛之愛故韋注愛吝也

肆夏樊遏渠韋注鄭司農云　補音本作後鄭司農云後字不

當去

臣聞之曰和爲每懷　詩駾駾征夫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也鄭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正義曰魯語穆叔曰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由箋及正義校之和上當有懷字補音本有懷字是也晉語韋注亦云懷私爲每懷

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　案陳氏禮書卿大夫二朝圖竝在卿大夫家惟地分內外以韋注外朝爲非案韋注是也但於二朝所在未明晰詩緇衣傳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正義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

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此私朝在天子宮內下句適館是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賈疏亦云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案此則毛鄭孔賈竝以天子路門外左右諸廬爲卿士私朝諸侯制亦當然但廬舍之數未必有九耳以其與卿大夫家之內朝對言故曰外朝以其地在天子諸侯治朝之左右故曰君之公朝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既服首容覩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鄭注私朝自大夫家之

朝也揖其臣乃行孔疏大夫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往適君朝由鄭孔之言申之卿大夫居外寢外寢卽正寢卿大夫亦有正寢燕寢出揖私朝是所出者外寢門也魯語上文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韋注自其外朝也案本文康子在其朝是康子家朝韋注下文以家朝爲內朝此直以家朝爲外朝不同者對公朝言則家朝爲內朝此直以家朝言則寢門外之家朝爲內朝對正寢庭聽朝言則寢門外之家朝亦得稱外朝猶天子諸侯之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則稱內朝玉藻云諸侯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對路寢庭燕朝言則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何以知卿大夫聽朝於正寢鄭注儀禮既夕記云正寢聽朝事疏云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鄭注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案此文則卿大夫士視朝雖在正寢門外不過一揖其聽朝則在正寢庭如天子諸侯燕朝矣故其家朝得兼內外之稱如陳氏所圖是也又古人宮室制度中門之內爲內中門之外爲外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注內正寢之中疏外謂中門外大夫視朝在正寢門外正寢門卽中門故稱外朝與之

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韋注入康子之家也敬姜由康子家朝入寢門是大夫家朝在正寢門外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使鉏麑賊趙盾晨往寢門闔矣盛服將朝寢門卽正寢門又襄三十年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窟室卽寢室朝至謂其家皆至寢門外之朝卿大夫正寢門猶天子諸侯路寢門卿大夫家朝在正寢門外猶天子諸侯路寢門外對公朝諸盧言之謂之家朝又謂之內朝耳唯然緇衣正義又云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又周禮大司馬師以門名後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賈疏云卿居於國門亦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住而營治其門故也襄仲居東門樂大心居桐門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案此則卿大夫國門之朝卽寢門之朝以其家在國門遂謂朝在國門非有二也

命婦成祭服韋注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元衣纁裳也　案詩葛覃正義云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服非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韋注列士元士也庶士下士也　案詩葛覃正義云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

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案國語本文列士庶士對文故韋以列士爲元士庶士爲下士鄭箋引國語則云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鄭意蓋以列士統上士中士下士言之故知庶士非下士

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　案眺卽殷覜之覜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覜又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諸侯聘覜天子也大行人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疏曰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此諸侯相聘覜也

使海於有赦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案此三者皆正封疆之事渠弭管子作渠彌猶言渠眉也渠者於界上爲溝眉者於溝上起土爲堛埒所謂封也此謂反其侵地使得於有水之處爲溝封也環山界上之山可環繞以爲固者也牢之爲言周遭也反其侵地使得於陵阜周遭之處環之以爲固也昔者之伐也　昔者之伐卽指獻公上文獻公伐驪戎克之是也言昔者獻公伐驪戎爲民除害故民能致死今以自封故民心離判

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案左氏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穀梁同公羊作年夫古音田陳同佞年音近辰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將待也　案待之爲止常訓也共賜曰子行乎共華曰將止也下文我姑待死言止而死也韋注將待禍非

若無天乎　案補音本作若無天乎云韋注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案云當是注中衍字淺識者以云爲大字又於注增言也二字抑或下文若云有天云字脫于彼而衍于此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　案此云青陽蒼林同姬姓上文云青陽夷鼓皆己姓史記五帝紀索隱謂姬姓青陽當爲元囂上文青陽卽是少昊金天氏爲己姓者又皇甫謐謂夷鼓一名蒼林索隱駁之謂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古今人表形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得如謐所說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韋注賈侍中云少典黃帝之先　案史記索隱卷一引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黃帝炎帝文與今本小異又云炎黃二帝雖則相承如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爲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案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修吞元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卽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謂然案此足以申明賈說

及爲成師　成師當作成帥國語帥字多譬作帥周語瞽帥音官以風土是也此蓋誤落上一點注同

文子曰恥　補音本作文子曰止止字較恥字勝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韋注穆子既克鼓以爲鞮鞻　補

音本作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與韋注合是也此本

克下脫鼓字

必墮其壘培　韋注壘壁也下有壘擊曰培四字此誤移下

巧文辯惠則賢　惠慧通

胡美之爲　補音本作胡美之爲

臣何有於死下空注文　案補音本注有何惜於死四字

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　簡報補音本作簡服

以心孤句踐韋注孤棄也　案周書周祝國孤國屠注孤謂無

人禮記曲禮下疏孤者特立無德能者也謂吳王憫己之特

立無人又無德能乃宥赦之也左傳呂相絕秦曰寡我襄公

杜注以襄公新立爲寡弱孤句踐意亦同

戚然服士以伺吾閒韋注戚猶惕也　案說文戚作慼與韋解

猶惕合隸釋戚伯著碑氏衛慼邑慼乃戚之俗體仗誤作慼

胥申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是也

夫危事不齒　案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辱事不齒意與此同

不可不養而擇也　擇補音本作擇是

廣運百里　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運員音近通墨子非命

上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非命中作員鈞非命下又

作運鈞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

逸周書雜志一

南菁書院

高郵王念孫懷祖著

政

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力征謂以力相征伐吳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鬬今本七誤作六陳誤作搏又脫鬬字辯見本篇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鬬竝列而爲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爲政事之政矣

力竟

揚舉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念孫案

湘陰吳宗寶長沙王寔校

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爲競墨子旗幟篇竟士爲虎旗皆以竟爲競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爲賞少則乏困與乏皆謂民也民眾而罰多則民必困民眾而賞少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眾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即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不忍人而衍

六極不嬴

常訓篇六極不嬴凡政和平念孫案嬴與嬴同嬴者過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凡政和平也廣雅嬴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嬴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嬴縮項岱亦曰嬴過也縮不及也考

工記弓人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鄭注曰贏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贏爲無常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績功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蕤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卽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爲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爲正謂正卿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𠂤與舌相似而誤東魏敬史君碑女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

既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爲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無取侵句此句內疑脫一字

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爲敢字之誤也無敢侵暴卽所謂禁掠也若柒誓之言無敢寇攘矣

引之曰舉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卽令也下句又有命字則令爲蒼文矣且此以號暴爲韻下文以虜化爲韻虜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正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爲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爲戎月令以胥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毋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爲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至後動撚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政與征同說見度訓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

衛六庠五虞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卻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閨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女三祗人死祗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不贏二喪人三擯厥親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二

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

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鬬祇因下文說鬬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作陣因誤而爲搏善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有善戰不鬬善鬬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

政有四戚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戚五和合四與五而爲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九因因有四字乃後人所刪書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刪

攻有四攻五艮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艮凶與艮對文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四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

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爲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書鈔雖未引然以上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刪之

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二有陳依今本刪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伐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爲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刪

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爲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刪

戰有六厲五衛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合六與五而爲十一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

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

六庠五虞本作闕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今本無闕有十一客客有七字六廣作六庠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闕之客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

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一二三四下皆有曰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皆作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陳皆依今本刪同里

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爲長此九者政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依今本刪亦於義爲長

四攻本作四凶辯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所引不誤陳依今本改下本無者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今本增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今本改亦於義爲長

三哀一要不贏今本贏誤作嬴梁氏處素已辯之二喪人三擯厥親喪人本作喪民人今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五有民字陳本刪

明藝擯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本脫之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

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卽明恥故僖二十二年左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顏忍醜卽忍恥高注呂覽節喪篇及秦策並云醜恥也又注呂覽不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竟此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又後動撚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鬬之客也九字而今本亦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

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故此說六厲五衛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虞乃鬬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鬬之客也客字之義未詳祇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鬬爲一事後人不知五虞爲鬬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鬬去鬬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爲六制矣其餘以意刪改者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論之

祇人死　祇民之死

祇人死孔注曰祇敬又文政篇祇民之死注曰敬死勸葬也念孫案祇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言救人之死救民之死非敬死之謂也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祇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祇敬也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皐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棄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爲輔字之誤也藝即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寔爲我軍之強助也

代興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謁而爲興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澈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羅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爲

句服澈不制爲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敗有眚禮卽孔所云殺禮也今本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登

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祭字之誤自哭不留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喪事則哭不留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故孔注曰降一等爲荒廢之

津不行火

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疑當爲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句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爲行火之地

六容

鄭伾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困本或作因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取疑是客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爲韻客古讀若格說見唐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說文蠹作蠹從蚰橐聲周官翦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橐商子脩權篇此民之蠹也與隙爲韻隙古讀若郤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爲韻韓子亡徵篇木之折也必通蠹與隙爲韻若作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亦以衛厲敗

葛爲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無見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迹爲韻適讀爲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注曰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爲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官大司樂九磬之舞鄭注九磬讀當爲大韶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篇大暑卽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基大開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肇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注兆始也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云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憂玉

引之曰憂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左傳衞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

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本同見盧注
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周頌臣工篇加之後人依皆無時字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食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

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化之頃云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即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柔武篇以信爲動以成爲心盧曰以成趙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記經解篇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卽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　此承上以德爲本云云而言言如此則靡敵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爲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戶宇輔土爲韻以是明之

告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爲若下文若農之服田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卽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騰上

寶典篇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越念孫案騰上當爲上騰騰與崩爲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由禱

酆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爲曲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而誤

天下不虞周

寤儆篇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念孫案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盍涉下字而誤衍也天下虞周驚以寤王者孔注曰虞度言唯天下度周故驚以寤王也上文曰今朕寤有商驚子若作天下不虞周則義不可通

無虎傅翼

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爲

字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謙校

逸周書雜志二　高郵王念孫懷祖著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爲北字之誤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

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于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于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于四海猶大雅言對于天下耳合與答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答也答亦對也

右擊之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劒必以右手無須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右字蓋衍文也或以右爲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無右字

乃出場于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脩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除道脩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云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注文則此處脫文尚多然皆不可考矣

秦王

秦顛閎夭皆執輕呂以秦王念孫案秦王當依史記作衛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二公夾衛王也則此秦顛閎夭亦是執劒以衛王不當言秦王也秦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晚出古文尚書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辯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五鄰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宣令也是釋不令二字

遠慎而近貌

念孫案爾雅慎誠也小雅白駒篇慎爾優游巧言篇予慎無罪毛傳竝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慤是古謂誠爲慎也貌卽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慎意正相反遠慎而近貌者遠誠慤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貌與貌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此之謂也今本作位長則文義不明蓋以伍位字形

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作伍長

土地之宜

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宜與水土之便對文刪去一字則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宜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闢閒脩道

念孫案闢閒脩道文不成義閒本作閞閞脩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閞人易資也俗書閞字作閒閒字作閒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竝作閞閞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畜百草以備五味百草與百藥對文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土不失其宜土文曰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宜皆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竝作土不失其宜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利漢書食貨志民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卽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爲來字之誤也隸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字多誤作求辯見楚策來如脩文德以來之之來下句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與來正相應又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旨矣玉海二十六十引此竝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求亦來之誤盧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玉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竝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盧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丕爲鄙改願爲顧念孫案史

記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則此亦當作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
過于有河徐廣史記音義引此亦云北詹望于有河今本有字
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
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即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囚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略汪氏容甫述學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囚蔡
叔于郭淩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
文三叔本作二叔因蔡叔本作囚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
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爲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
也盖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畢而誤

同室克追

予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
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盖
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誤爲追後人
因改爲克追耳謝以同爲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爲克造則與
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雒水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郭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改七爲六蓋本於此郭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何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爲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辭見上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張晏曰龍星左角爲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靈星蓋卽周書所謂

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爲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竝作農星先王皆與食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竝與類聚同

以爲土封

壽以黃土茸以白茅以爲土封盧曰以爲土封本一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爲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竝引作以土封之

復格

復格藻棁孔注曰復格累芝栭也 惠氏半農曰復格卽複笮引之曰諸書無謂笮爲格者格當爲格節字或作棊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格榹櫨也櫨柱上枅也倉頡篇曰枅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爾雅栭謂之棊李巡曰栭今榹盧也見明堂位正義明堂位節刻榹盧爲山也栭或謂之芝栭魯靈光殿賦芝栭欂櫨以戛香張載曰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故孔云復格累芝栭也格笮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格謂之笮然則笮也格也栭也芝栭也枅也榹盧也六者一物也格爲柱上方木棁爲梁上短柱故以復格藻棁連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棁連文也格與格字相似世人多見格少見格故格誤爲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閎門今本脫于字據王海補會羣門念孫案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爲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誥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閎門而誤王海九十二百六十九引此竝作會羣臣

閟告于予嘉德之說

維其閟告于予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般庚曰予告女于難彼以告女于連文猶此以告予于連文也下文資告予元亦以告予連文今本予字在于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于鄙

我聞在昔有國哲王之不綏于鄙引之曰哲王之不綏于鄙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亡亡與罔同綏安也鄙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昔有國哲王罔不綏于鄙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與亡古同聲而通用亡隸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相似因誤而爲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亡在於四方今本亡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誤克用有勸者克用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竝與此同上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慎軍用克多亦與此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誤爲先

遠士

王用奄有四鄰遠士盧曰遠士卜本何本作遠士念孫案作遠士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士魯頌閟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士

維時及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爲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爲是相學於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爲乃之誤

以昏求臣 至俾無依無助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厎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也亂是差于王注言順不進辭于王趙曰或是言進不順辭于王案趙說是王皐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皐大良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念孫案此文顛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昏臣 昏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昏妻注作威不詳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昏臣二字上有脫文作威不詳以昏臣昏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昏妻注作威不詳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昏臣二字上有脫文作威不詳不厎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也亂是差于王乃惟不順之辭是其證以昏臣二字本在辭是差于王乃惟不順之辭上昏臣也是其證以昏臣二字本在辭是差于王乃惟不順之辭上故注曰言王皐求良言謂大求善言也故注曰皐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不厎惠聽無辜之亂注皐求良言進不順辭于王王皐求良言進不順辭于王故注曰言王皐求良言謂大求善言也故注曰皐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據此則皐良二字之間原有求字明矣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閒兩辭字皆誤作亂乃惟不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閒則義不可通盧改併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爲辭而以亂辭二字連讀則愈不可通

婚妻　白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白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作昏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喻昏臣也則本作昏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纏閉湫底以露其體謂敗其體也莊子逍遙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穢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露皆謂敗也字或作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言讒賊媚嫉之人專權以敗國亦若昏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自露於家謂美好蓋未解露字之義

媚夫　倉蓋

媚夫有適無遠乃倉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引之曰媚當爲媚字之誤也王引之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論英布曰淮南之興自愛姬生於姬姬以全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娟娟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娟王充論衡云妬夫娟婦益知娟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責赫耳不得言媚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娟鄒氏作媚潛夫論賢難篇妬娟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娟字亦誤作媚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蓋隸書眉字或作眉與冒相似故從冒從眉之字傳寫往往譌溷鄭注大學曰媚妬也此媚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媚嫉言之非謂其佞媚也不當作媚明矣倉蓋二字義不相屬倉當爲奔爾雅奔蓋也字通作掩孔注云掩蓋善夫是其明證矣奔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亦承上文媚嫉言之大學引秦誓曰媚疾以惡之又曰面違之俾不通正此謂也奔與會字相似故奔誤爲會盧云倉猶日月倉之會失之

兆厥工

大戒篇朕聞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明孔注

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衆匿乃雍念孫案匿古慝字說見管子七法篇慝惡也言能禁淫謀則衆惡皆塞也

無口其信

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口口以昭

口口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已同上之貞信已昭則下莫不爲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校

逸周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懷祖著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謁曲水詩注及太平御覽並作月有中氣

嬖奪后

時訓篇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變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念孫案變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變奪后命是也命與漫姓爲韻命字古音本在眞部自周秦間始轉入諍部漫字古音在願部願部之字古或與諍部通故漫與命姓爲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要略曰坱圠衰世古今之變以哀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幽政太元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爲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引之曰螢本作蛙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爲螢故改蛙爲螢耳蛙卽蠲之借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惟饎之蠲釋文蠲古元反舊音圭 鄭注周官蜡氏士虞禮記竝引作圭腐草爲蠲之蠲作蛙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爲蛙公路誤解爲蛙黿之蛙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竝引作螢蓁本作蛙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季夏篇腐草化爲蚈高注蚈馬蛈也蚈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卽蠲之或體也而今本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爲螢蚈螢字亦後人所加盧氏抱經已辨之獨有公路所引尙足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竝引作民多欬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劾病明是欬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爲疾病謬矣

下臣

羣鳥不養羞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不明士相見禮曰凡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臣下驕慢自稱於君士大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文雷不始收聲亦本作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盧云御覽佚作汏或汏字之譌念孫案盧說非也汏賴害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入聲則入月部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精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與一娀爲韻不得與賴害爲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汏驕也俗作汰非淫汏猶言諸侯淫汏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汏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雖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就韻也不知負婦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不與咎爲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徵轉上聲爲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驗之徵亦轉而與負婦爲韻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

蒸之二部之字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疑爲韻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他若鄭風雜佩以贈之與來爲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夢古音莫登反說見唐韻正與喜意記異識志爲韻賈子連語篇其離之若崩與期爲韻皆其例也說文朋從倗古文朋從貝朋聲讀若陪倗從人朋聲讀若陪位之陪仍扔孕六字竝從乃聲又云鹵讀若陪仍扔字從水又而凝字則從疑聲縮從宿聲而孺文作絪則從辱省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仍作乃爾雅弼孫之子爲仍孫漢書惠帝紀仍作耳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史記賈生傳品庶馮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蔵椌若蓀漢書椌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三

鴟鳥

大雪之日鴟鳥不鳴盧云鴟鳥鶹旦也御覽鳴作鶹時序十三亦可通本或作鶹或作鶹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鶹旦爲鴟鳥者鴟鳥本作鶹旦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鶹旦爲鶹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爲鶹鳥御覽所引者是也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亦作鶹鳥則唐人依唐月令追改之案說文鳴渴鳴也渴鳴與鶹旦同又云鶹似雉出上黨是鶹旦與鶹異唐人改鶹旦爲鶹鳥則與似雉之鶹無別校周書者依唐月令作鶹鳥非也今本作鳴作鶹作鶹則又鶹之譌矣當從月令原文作鶹旦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謚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語故改往爲在予謂廣雅歸往也迂歸也往同仁義所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莊三年穀梁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往也漢

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大雅板篇及爾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同而字亦相通故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民往歸之若云仁義所在則又與孔注不合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弟則以長弟爲長幼失其旨矣予謂長弟者仁愛之意齊語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注弟猶幼也言皆不帥長幼之節亦失之是長弟爲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倒言之則曰弟長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鄭字屬下讀說見釋詞弟長而無遺言德厚之徧及於眾也正義曰弟少謹亦失之說見經義述聞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策曰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爲不傷今考不二本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衞風氓篇女也不爽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竝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曰定定即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爲不傷者本篇云爽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厲爽作爽傷非辯見淮南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爲傷與此爽字異義孔以不爽爲不傷其誤實由於此然據此知正文之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爲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此正作

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亦爽也義卽本於周書

叡圍

叡圍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圍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邊圍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爲通而通邊圍不可謂之叡圍也予謂圍者彊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圍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强圍楚辭離騷撰轡而不反注曰强圍多力也是圍與彊同義叡圍克服者既叡智而又彊圍能服人也叡圍二字兼智勇言之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公上文曰威彊叡德曰武此文曰叡圍克服曰莊其義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强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竝與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衞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鄒風君子偕老羙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處

恐懼從處曰悼孔注曰從處言險圮也念孫案險圮二字與從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爲聳聳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傳邊鄙小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竝曰聳懼也說文本作慫或作懳又作悚竦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作從者借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漢書嚴助傳聳作從爾雅竦恐懼也郭注曰懼卽懾也趙策曰愁居慴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慴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

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吕氏春秋論威篇曰敵人悼懼憚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處曰悼

肇敏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是肇與敏同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敏行成孔訓肇爲始云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即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故此並釋之也

率公卿士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既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即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邪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有者字

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二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

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隋書字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詳略又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梁氏處素曰据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涿鹿與涿水合不得卽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于涿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卽黃帝所都之邑水經濼水注曰涿水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遷其民于涿鹿之阿卽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威厥邑

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念孫案威字義不可通疑是威字之誤

威卽滅字小雅正月篇褒姒滅之昭元年左傳滅作滅史記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威秦詛楚文伐滅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滅與威繼絕竝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旣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脫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竝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能求士口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闕文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

其無闕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闕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矣今作言者蓋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具矣且喜之怒之醉之縱之違之昵之六者相對爲文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

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慴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今本作攝據文選注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慴懼盧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慴懼作慴慴念孫案此文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慴慴今本作氣慴玉篇慴徒頰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慴懼者閱者旁記懼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慴懼斯爲謬矣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班固傳注引周書無懼字案上文云深導之以利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遷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慴慴與不卑亦相對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慴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慴懼則大爲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如是盧本改爲懾以威而易懾懾與慴同義而上句無遷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慴句慴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慴慴連讀失之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脫言字盧已辯之念孫案決當爲設難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決數與速同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決即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

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爲知知與智同智氣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卽上文所云聽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薦然

怒色薦然以侮引之曰薦字義不可通薦當爲茀字形相近而誤也茀與艴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趙注曰艴然慍怒色也音義艴丁音勃張音佛　楚策曰王怫然作色怫與茀皆艴之借字也莊子人閒世篇戹死不擇音氣息茀然義與艴然亦相近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侮拂亦艴之借字以是明之

矍然以靜

憂悲之色矍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喪之視容曰瞿瞿梅梅則矍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矍然者皆是驚貌說文作㠯云舉目驚㠯然也　則又不得言矍然以靜矣大戴記作㸚然以靜是也玉藻喪容㸚㸚鄭注曰羸憊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㸚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色㸚然以靜㸚字上半與矍略相似因誤而爲矍矣

□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爲不窮□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以上五句皆四字爲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貌如有餘正承佯爲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闕文明矣

懽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懽不盡念孫案懽不盡三字義不可通懽當爲懽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懽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是其證

言弗發 □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與智同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名以事親大戴記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脩務篇曰伐自矜大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爲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知發與伐同而誤以爲發言之發故加言字則上句多一字矣校書者不知言字爲後人所加而以爲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正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置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德作置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爲交隸書交作友克作克二形相似故交誤爲克

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戴記外內從容舉動也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本交字亦誤作克　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說見廣雅疏證釋訓　從容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義與此相近言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作從容謬易義亦與交易同

陰羽

王會篇墀上張赤帟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爲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爲陰鴈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鴈爲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帟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騮孫炎曰陰淺黑也見魯頌駉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以爲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下又引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冥篇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並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翁其曰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翁其目食人念孫案翁當爲舝字之誤也舝與舝不同義翁合也舝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騛騛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騛騛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舝其目食人又云一名梟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舝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髯髯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掩舝古字通則翁爲舝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巨人郭注即梟陽也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舝也

鼩犬

渠突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王本鼩作鼩云鼩權俱切一作鼩之若切盧曰案廣韻鼩北救切能飛食虎豹正此是也說文鼩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選作鼩王漁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鼩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念孫案作鼩者是也海內北經曰蛧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蛧音鉤亦以作蛧者爲是說文蛧字解曰北方有蛧犬食人從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即本於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突彼言食人此言食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蛧犬是本字此作鼩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鼩犬而盧以爲字譌則未達假借之旨也鼩鼩字形相似故誤而爲鼩鼩是鼠屬與蛧犬無涉說文鼩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韻鼩鼠屬能飛食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而又云能飛食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鼩犬而誤盧引廣韻能飛食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

文之風鼠爲風犬以牽合鼷犬其失也誣矣

吐嘍

北方謂之吐嘍念孫案吐嘍本作土螻此螻誤爲嘍而土因誤爲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螻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此與貴貴同名而異物然其字亦作土螻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相近獨鹿即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甀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古黃與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光黃古同聲吉光即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並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蠻楊

蠻楊之翟今本楊作瑒非辯念孫案蠻楊本作楊蠻故孔注曰見漢書天文志

楊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貆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貆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爲蠻楊猶詩荆蠻之誤爲蠻荆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爲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爲果也而以四足果爲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即裸字周官鼈人東鼈曰果鳧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裸字是果與裸同音故祖楊裸程之裸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裸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鯛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鯛之醬鮫瞂利劒爲獻孔注曰鯛魚名盧曰口疑是烏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鯈鯛之醬又引注云鯈鯛魚名玉篇鯈午胡切魚名廣韻作鮚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二代翟竝作戎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閒矣然則正

文注文皆作戎翟作代翟者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十一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十二　南菁書院

逸周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懷祖著

文武之蔑

蔡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學文武之徽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予謂蔑與末同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蔑末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小子蔑卽末也大雅板篇喪亂蔑資潛夫論敘錄蔑作末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畢桓于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句大開武篇王拜曰格乃言句法與此同畢桓于黎民般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予謂桓疑相之誤般疑般之誤服本作般與般相似而誤荀子賦篇蠶人服矣服本或作般廣雅服也服今本作般爾雅服事也釋文服又作般般皆其證畢相于黎民讎者畢皆也見士冠禮昭九月令注相治也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相于黎民即於古字通上文付畀於四方即付畀四方是其證言王之所詔皆治民之事也據注云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訓爲樂耳

大開方封于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徧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固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爲婟音護說文婟嫪也廣雅作嫭云嫉嫪嫭婟也是婟與嫉妬同義言汝毋以寵妾嫉正后也婟之通作固猶嫉之通作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人疾莊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緇衣引此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昔在先王我亦丕維（舊本丕維二字倒今依盧說乙正）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通免當爲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燮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燮御而言此文之莊士對燮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士故幷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正作毋以燮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謁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尚未刪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郎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爲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爲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王制

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僞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念孫案僞讀曰爲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義而弗克故注云怠義非詐僞之僞

屈而無以賞

昔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屈上當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鎭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辯見經義述聞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爲強又誤爲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詰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敘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

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謚法篇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敘而謂此數語爲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卽稽首也道從首聲故與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案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前周月篇周正歲道卽歲首是遹周書借道爲首謀當爲謹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謹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讎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羣堯典否德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說文否不也否德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晚出古文尚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卽本於遹周書

不道肆我有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失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下脫文十二字條內大戴記少閒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祗夏桀行以爲民虐卽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則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夏桀之虐

肆我有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有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般庚曰亂越我家金縢曰昔公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言唯商紂弗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昏行口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孔注曰同爲昏闇言教王爲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昏闇言教王爲不順案同謂位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闇是釋昏字言教王爲不順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爲又脫位同也三字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語注呂氏春秋貴直篇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小子既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爲不順之事也下文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网隸省作冈俗作冈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爲內矣前皇門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誤作內即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既聞既知而不改則末如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蹟禍亂哉遂非弗悛竝與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又引孔注云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烏呼□□□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攖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要

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烏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烏呼野禽騶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烏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騶服于人野禽見人而奔益家畜爲人所養則騶服于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曰非禽畜之性實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誤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奔者故知家畜亦未有見人而

注爲曲說

以貪詼爲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詼爲事念孫案爲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詼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詼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證今本事王作爲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並作惟以貪詼事王

遂弗悛

爾乃瞶禍翫烖遂弗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瞶禍翫烖遂非弗悛皆四字爲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

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口不存焉

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咎起二字口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也心所不存即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輕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蘱蘱籀文艱字大蘱即上所云國人爲患也不圖大蘱則偷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勤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蘱也今本作不圖善者蘱字闕其半而爲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

其不遂

大子晉篇逡巡而退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忘吾其度

吾年甚少見于而懾盡忘吾其度念孫案忘與亡同說見經義述聞曷維其亡下亡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始字蓋即如字之誤而衍者

謂之曰伯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衍曰與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胄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予一人曰天子曰天王言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爲衍字也北堂書鈔封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答曰非舜而誰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此無能字盧以能爲衍字是也

而謂誰與財熙爲韻則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爲一韻財熙爲一韻而末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字亦不入韻也

東蹻

師曠東蹻具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蹻二字義不可通東當爲東字之誤也東蹻蠻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孔注東蹻踏也東亦東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部十四引此並作東蹻其足

湯還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字退下又脫而字則敘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獨斷然則自周以前璽爲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刪之也鈔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古退字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藝文類聚帝王部二人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部六十四所引竝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案類聚御覽竝引作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今本讓上無三字諸侯二字又不璽皆寫者脫之

朕則名女

周祝篇朕則生女朕則刑女朕則經女朕則亡女朕則壽女朕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爲名譽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名女是名爲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在在字上今在在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在言也故今通作固上文云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者故不足各本者上衍也字今刪文義正與此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卽用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念孫案勤當爲動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從時則暴之爲福者今反爲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矣文子作動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引之曰本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獸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爲韻加一木字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爲至者還當爲遝遝與逮同爾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遝謂至也又云時至竝應日出普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逮不當言時之還也古字多以遝爲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遝字多誤作還說見漢書天文志大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孔注屠謂爲人分裂也　皆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荀子性惡篇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楊注頃本或爲須頃與傾同傾危也見晉語越語注傾國與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案剛柔當爲柔剛此倒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不知說卦傳之迭用柔剛西山經之五色發作以和柔剛皆倒文協韻也凡古書之倒文協韻者後人多改之說見荀子有鳳有皇下

奚可刻

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人智之遂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念孫案末句亦當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且與上文不協

生事

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孔注曰生事謂變也念孫案此文本作故忌而不得是生故句欲而不得是生詐注本作生故謂生變也忌而不得是生故者故謂變故也言忌人而不得逞則變故從此而生故注云生故謂生變也今本注文變上脫生字後人誤以故欲而不得連讀遂於上句加事字并改注文之

生故爲生事矣不知生故與生詐對文而下句內本無故字也此篇之文皆以一故字統領下文未有連用兩故字者且故與詐爲韻詐古音莊助反說見唐韻正若增入事字而以故字屬下讀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以觀人情利有等

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念孫案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爲韻久改二字古音在之韻右字古讀若以等字古讀若宮商角徵羽之徵竝見唐韻正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爲解失之

舉其脩

舉其脩則有理孔注曰脩長也謂綱例也念孫案脩卽條字也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脩侯周亞夫師古曰脩讀曰條是條脩古字通孔以脩爲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又訓爲長則與綱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無咎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爲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梧禁豐一觴　甒逓　參冠一竽　蒲簟席皆素斧

獨巾　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　元繢綏　冢口口

瑱　勤棻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棓禁豐一觴六字念孫案棓蓋棓字之誤棓棓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棓棓二字相似故棓誤爲棓觴蓋觴字之誤觴亦酒器故曰四棓禁豐一觴

又有甒迤二字案迤蓋匜字之誤匜所以盛水故次於甒下草書迤字與匜相似故匜誤爲迤

又有參冠一竿四字案冠非竿類蓋涉下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笙一竿是也笙竿皆樂器故竝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簟席皆素斧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簟蒲席皆素獨斧巾獨蓋與櫝通謂簟與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上下文皆言素獨

此素獨連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故有斧巾之名斧巾之閒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

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几筵注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閒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桃枝素獨而衍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冪人疏布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閒亦不當有獨字

又有元繢綾三字案元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文同一例玉藻亦云元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綾縞冠素紕

又有象口口瑱四字玉海作象琪繢瑱案琪與璂同說文璂弁

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基聲作璂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釋文璂音其本亦作琪此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爲飾也續琪未詳

又有勤棼纓三字案勤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棼纓蓋樊纓之誤周官巾車有樊纓又有龍勒是其證棼本作樊與樊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卽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周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行之行爾雅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通評當爲誶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誶音粹寶典篇武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誶周公維道以爲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卆見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與平相似故誶譌作評

厥後

周室旣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盧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曰世嗣也泰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後世爲世故曰垂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竝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

元以後人改之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趙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道於焉大備於焉卽於是也小雅白駒篇於焉逍遙今本焉誤作乎非脫去是字玉海三十七七十八引此竝作於焉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校